

一、請在閱讀以下兩段故事之後，依照引文中的人名和事件，自訂一題目，改寫為一則具有寓意的白話短文(約六百字以內)

扁鵲過齊，齊桓侯客之。入朝見，曰：「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將深。」桓侯曰：「寡人無疾。」扁鵲出，桓侯謂左右曰：「醫之好利也，欲以不疾者為功。」後五日，扁鵲復見，曰：「君有疾在血脈，不治恐深。」桓侯曰：「寡人無疾。」扁鵲出，桓侯不悅。後五日，扁鵲復見，曰：「君有疾在腸胃間，不治將深。」桓侯不應。扁鵲出，桓侯不悅。後五日，扁鵲復見，望見桓侯而退走。桓侯使人問其故。扁鵲曰：「疾之居腠理也，湯熨之所及也；在血脈，針石之所及也；其在腸胃，酒醪之所及也；其在骨髓，雖司命無柰之何。今在骨髓，臣是以無請也。」後五日，桓侯體病，使人召扁鵲，扁鵲已逃去。桓侯遂死。使聖人預知微，能使良醫得蚤從事，則疾可已，身可活也。人之所病，病疾多；故病有六不治：驕恣不論於理，一不治也；輕身重財，二不治也；衣食不能適，三不治也；陰陽並，藏氣不定，四不治也；形羸不能服藥，五不治也；信巫不信醫，六不治也。有此一者，則重難治也。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

齊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，同請扁鵲求治。扁鵲治之。既同愈。謂公扈齊嬰曰：「汝曩之所疾，自外而肝臟者，因藥石之所已。今有偕生之疾，與體偕長，今為汝攻之，何如？」二人曰：「願先聞其驗。」扁鵲謂公扈曰：「汝志強而氣弱，故足於謀而寡於斷。齊嬰志弱而氣強，故少於慮而傷於專。若換汝之心，則均於善矣。」扁鵲遂飲二人毒酒，迷死三日，剖胸探心，易而置之；投以神藥，既悟如初。二人辭歸。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，而有其妻子，妻子弗識。齊嬰亦反公扈之室，有其妻子，妻子亦弗識。二室因相與訟，求辨於扁鵲。扁鵲辨其所由，訟乃已。《列子·湯問篇》

二、請在閱讀以下的書評之後，舉例申述對現代疾病主題文學的看法

……有「美國最聰明的文化才女」美譽的作家蘇珊·桑塔格，在著作《疾病的隱喻》中，從許多文學創作和文獻資料中對於結核病、癌症和愛滋病等疾病的描述，探究這些疾病落實在社會脈絡中，其實背負著許多更甚於道德倫理價值評斷的社會文化意涵。……

往往高居十大死亡原因排行榜的「癌症」，在「談癌色變」的一般社會心理反映中，蘇珊·桑塔格也發現，「和結核病不相同，癌被設想為不適合浪漫性格的病，或許因為不浪漫的沮喪已取代了浪漫的憂鬱概念」；她也舉出，「在癌敘述中取得優勢的隱喻，不是得自經濟學而是得自戰爭的語言」，所以，病人受放射線「轟擊」，化學療法是使用毒物的化學戰，治療的目的在於「殺滅」癌細胞；另外，「癌」這個疾病也常被社會變遷、城市和政治等主題借用隱喻，蘇珊·桑塔格於是認為，「我們對於癌的看法及我們加諸癌的隱喻，是如此承載著美國社會的大欠缺、我們對死的膚淺態度、我們對情感的焦慮、我們對『成長問題』的無先見之明的態度、我們無能力建構適當管理消費的進步工業社會、我們對日益激烈的歷史過程的恐懼」，然而，因為醫學研究的發現，對於癌症的治癒能力大為提高，蘇珊·桑塔格於是強調，「我預言，在癌隱喻所反映出的問題被解決之前，癌隱喻就會被廢置不用」。(文/劉佳玲；節錄自博客來書籍館)